

WAI GUO ZHU MING ZUO JIA JING DIAN ZHONG PIAN XIAO SHUO XUAN
WAI GUO ZHU MING ZUO JIA JING DIAN ZHONG PIAN XIAO SHUO XUAN



〔德国〕 施托姆 著

溺 殇

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

吕同六 主编

林 达 陆雨莉 副主编

溺 殇

〔德国〕施托姆 著

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责编/邹玉华·封面/张振纲·版式/姚淑华

主 编 吕同六

副主编 林 达 陆雨莉

溺 殇

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插页 247千字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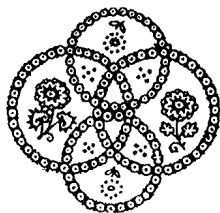
印数 1——10300

ISBN7-5329-1309-0/I·1149 定价:11.80元

ISBN 7-5329-1309-0



9 787532 913091 >



远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先生就殷切地发出呼吁：“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翻译世界名作。”

外国文学名作，是人类文化的阶梯，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文学作品，能够帮助认识人类世界，促进互相理解，也能够为建设和繁荣本国的文学事业提供借鉴和启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一代又一代文学家从外国优秀文

学作品中汲取了宝贵的营养。

在文学作品中，中篇小说是很独特的一个文学品种，它既具有长篇小说的优势，又包容短篇小说的特点，而又自成一体。因此，中篇小说在国外有着悠久的历史，也颇为繁荣发达。

从浩如烟海的外国中篇小说中，选取那些艺术上确有特色，已有定评的佳作，提供这些名著的优秀译文，来帮助读者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博采众长，广为借鉴，以丰富文化生活，提高文学素养，有利于繁荣我们的文学创作，便是我们编选这套“外国著名作家经典中篇小说选”的宗旨。

这套丛书选收十多个国家，四十余位著名古典和近代作家的五十篇上乘之作，上起文艺复兴，下迄二十世纪初叶，凡十卷，总计二百五十余万字。这些题材和风格丰富多样的中篇名著，都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这套丛书因而具有艺术鉴赏价值、文学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了解，除所选作品都是出自国内优秀译家之手外，编者还撰写了作者介绍和有关作品思想、艺术特点的扼要分析。

承蒙译者诸君的鼎力支持，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热忱合作，本书得以编辑出版，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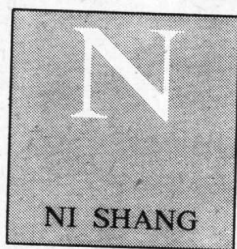
编 者

1995年8月

目录



溺 殇	[德国]/施托姆 叶廷芳译(1)
牧师的女儿	[英国]/劳伦斯 刘文荣译(70)
死 者	[爱尔兰]/乔依斯 智 量译(132)
爱尔兰赛	[奥地利]/施尼茨勒 施蛰存译(182)
双重家庭	[法国]/巴尔扎克 金志平译(257)



溺 殇

[德国]施托姆

台·施托姆(1817—1888),德国著名诗人、小说家。

他出生在丹麦人统治下德国北部的一个贵族家庭。大学毕业后当律师,并开始写作诗歌。当地人民反抗丹麦统治者的斗争失败以后,他被迫逃亡,几近十年。这对他的创作影响颇大。

施托姆的早期作品多为抒情诗。他的文学成就主

要在中篇小说,代表作为《茵梦湖》、《溺殇》、《白马骑士》等。

《溺殇》(1876)系施托姆的晚年作品。一双青年男女两情相悦,但因门户不当而被生生拆散,最终酿成一场悲剧。小说显露了锐利的思想批判的锋芒,也体现了施托姆的艺术风格。情节的迂回波荡,情与景的水乳交融,素朴的诗的静美,无不使抒情个性得到强化与凸现,而小说的结尾,更弥漫着伤悼深沉的情思。

我们这座“御花园”从前是公爵的宫殿,但是已经荒废很久很久了。在我小时候,那曾经按照古代法国风格营建的山毛榉篱垣就已经长成疏疏落落、鬼模怪样的大树而给道路蔽荫了;由于它们这期间总还留着些叶子,所以我们这些不常见到树叶的本地人,看到它们这种形状,也仍然觉得它们是值得珍惜的;何况我们这些好思索的人,这个那个总要到那儿去相见。见面时我们一般都要在稀疏的林荫下,朝着那座所谓的“山”漫步,那是花园西北角的一个小小的丘峦,位于一个干涸的养鱼池的上方,站在那里可以极目远眺,一览无余。

人们多半都喜欢向西眺望,以便观赏一番沼泽地里那嫩绿的景色和远处那银光闪闪的海潮,海潮上那伸展得很长的岛屿舞动的倒影。我们眼睛则不由自主地转向北边,观看那几乎不到一里远的地方的尖塔教堂,它矗立在地势较高然而荒芜的海滨;因为这里是我们的青年时代住过的地方之一。

那个村子的牧师的儿子曾同我一起上本城的拉丁语学校,我们曾无数次在周末下午一起外出,到那边去玩,然后在星期天晚上或星期一早上返回城里读尼波斯^①,后来又读西塞罗^②。当

① 尼波斯(Cornelius Nepos,公元前?—32),罗马史学家。

②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其著作作为拉丁文的典范性文体。

时路途中间还有好大一片未开垦的荒地，一边几乎伸展到墙根，另一边也几乎与村庄相接。这里野花香气扑鼻，蜜蜂和灰白色的土蜂在花朵上嗡嗡营营，美丽的金绿色甲虫在细长的花茎下疾行；这里有别处见不到的蝴蝶，在石楠花和含树脂的灌木丛的香雾中款款飞舞。我那位一心想回到父母家的朋友，每每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他着了迷的同伴从这一切诱人的景致中带走；但假如我们到达已经开垦的田野的话，那就向前走得更加快活。不久，当我们像涉水似的踏上长长的沙路时，我们才能越过深绿色的紫丁香花丛，瞥见牧师家屋的山墙，牧师的书房通过墙上几扇不透明的小玻璃窗，往下俯视，欢迎熟识的客人们。

我的朋友是牧师夫妇的独生子，像我们在这里常说的，我们在牧师家里受到极优厚的款待，至于美味的食物就不用提了。只有那白杨树就像天堂里的苹果树一样，是不让我们去碰的，它是全村最高因而也是最诱人的一棵树，其偌大一部分枝叶在茅屋顶上摇曳，因此我们只能偷偷地攀登；除此以外，就我记得起来的，一切都是准许的，并且按照我们年龄的不同阶段充分加以利用了。

我们活动的主要场地是宽阔的“教士牧场”，花园有一道小门与它相通。在这里我们懂得用男孩子天生的本能去寻找云雀和灰底黄斑鹀的窝巢，找到后我们就几次三番地去探访它们，看看在最近两小时内，鸟蛋和小鸟变得怎么样了；这里，在一个就我现在所知水很深、不亚于爬那棵白杨树那样危险的水池——其周围是密密匝匝的老椰树桩——上，我们还捕捉过那灵巧的黑甲虫，我们称之为“水中法国人”。又有一回，我们在一个特设的船坞上用胡桃壳或盒子盖建造战舰，让它们在水中游弋。在夏末，说不定也会有这样的事：我们从我们玩的牧场出发，对位于水池彼岸、牧师房屋对面的教堂司事的花园进行一次劫掠；因为我从那里的两棵畸形的苹果树上收获了十分之一的果实；自然，

有时我们因此要受到那位好心老人家的友好的威吓。——在这个教士牧场上有如此多的青春的欢乐在增长，而在它的贫瘠的沙土里别的树木是不愿繁茂的；只有那岸壁上成堆地生长着的金扣形的阡陌花的扑鼻香气，今天我回想起来仍余香未断，如果时代在我心目中生动地复活的话。

但我们被这一切所吸引只是暂时的，一种为城里所没有的东西却激发了我持久的兴趣。——我说的不是那种到处突出于牲口栏的墙缝的蜂窝建筑，虽然在静观默想的午间看着勤快的小虫儿飞进飞出那是够惬意的；我指的是那宏大得多的、古老而庄严异常的乡村教堂。它从基础到高耸入云的塔顶全是用方块花岗石建造的，巍巍矗立在全村的制高点，远远近近的荒地、海滩和沼泽尽收眼底。——然而，对我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却是教堂的内部；那把似乎是由使徒彼得亲自传下来的巨大钥匙就已经激发了我的想象。事实上，当我们幸运地从老司事手里得到它的时候，它也确实打开了通向许多奇妙物体的门，一种久远的时代从它们身上时而像用阴沉逼人，时而像用天真烂漫的虔诚的眼睛看着我们，但始终神秘莫测地沉默着。教堂中间悬挂着一副令人感到非凡而战栗的耶稣受难像，他那细瘦的肢体和侧垂着的鲜血淋漓的头颅；像的旁边有一座状如鸟巢的雕刻而成的褐色祭坛，固定在一根墙柱上，坛旁由水果和树叶编排成的图案中突出了各种野兽和鬼怪的脸孔。但特别具有吸引力的是教堂圣坛所内的那座雕刻成的巨大的坛柜，上面画有各种图像描述着基督受难的故事；这些奇形怪状的狂暴的面孔在外面的日常生活中是见不到的，它们犹如该亚法^①的脸或者像那些士兵的脸，他们为得到被处决者的外套而穿着金色的甲冑去赌博，幸亏有那倒在十字架旁的玛丽亚的柔美的面容与此形成对照，令人慰

① 该亚法 (Kaiphas, 前 18—36), 犹太大祭司, 与耶稣为敌。

藉；真的，若不是一个具有更强大的充满神秘的诱惑力一再将我从那儿拉开的话，她就很容易会把我那富有幻想的童心迷住的。

除了这种种稀奇古怪的或不妨说凄惨的事物以外，在教堂的本堂还挂着一个天真无邪的死孩子的画像，那是一个美丽的、约摸五岁左右的男孩，他头枕着绣有花边的枕头，他那苍白的小手握着一朵洁白的睡莲。在他娇嫩的面庞上除了流露着一种像是恳求救命的死的恐怖外，还残存着一种生的动人的痕迹；当我站在这幅画像前面时，一种怜悯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但此地挂着的不单单是这幅画；紧挨着它的黑木框里是一个神情忧郁、长黑胡子的男子，他戴着教士领，身穿长长的敞口服，眼睛望着远方。我的父亲告诉我，这就是那个美男孩的父亲；今天人们仍然这样传说，这个人自己曾经就是在我们的教士牧场的池子里淹死的。框架上我们看到 1666 的年号；这已经是很久远了。这两幅画一再吸引着我；一种幻想的欲望攫住了我，要从这孩子的生平和死亡中获得更详细的、即使仍然是少得可怜的情况；我甚至要从他父亲那阴郁的脸上——它虽然有教士领，却使我想到祭坛旁的兵卒——察觉到那些情况来。

在幽暗的旧教堂里进行了这样一番考察之后，这对和善的牧师夫妇的家屋就显得更亲热了。诚然，这房子旧得同样很有些年头了，记得我朋友的父亲曾想盖一幢新房子；但因司事们的住宅也都年久不坚了，所以两头都没有盖。——尽管如此，老房子里的各个房间却舒适得很；冬天住在前厅右边的小卧室，夏天住在左边的大卧室，前厅白垩的墙上挂着从宗教改革年鉴里摘出的绘画，它们嵌在桃花心木制作的画框里，从西窗望出去，只见远处有一架风磨，除此以外是一望无垠的天空，傍晚玫瑰色的霞光染遍天涯，映得房间里一片辉煌！可爱的牧师夫妇，红色天鹅绒垫褥的靠椅，晚餐桌上响声悦耳的茶壶，——眼前的一切都是

明朗的、亲切的。其时我们已经是六年级^①的学生。一天晚上我心里浮起一个念头：这些房间过去都有谁住过呢，莫不是那个死孩子曾经带着红彤彤的脸蛋在这里蹦蹦跳跳过，他那画像好像以一种令人忧伤的迷人的传说弥漫着这阴暗的教堂。】

这一思考促使我们在一天下午根据我的提议再次造访了教堂，因而在那幅画像的一个暗角下面，发现了四个在此之前为我所忽略了的红色字母。

我跟我朋友的父亲说：“那些字母是 C. P. C. S，可是我们猜不出它们的意思。”

他回答说：“嗯，这则铭文我大致是明白的；要是借助于传说的解释的话，那么后两个字母可能是 *Aquis submersus*，也就是‘溺毙’，或直译为‘殁于水中’之意；只是前面的 C. P 大家还总是莫名其妙！我们司事那位中学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年轻助手却认为，它们可能是 *Casu Periculoso*，即‘由于危险的不测之事’的意思，可是当时的老绅士们讲得更在理些：如果这男孩在那里溺毙了，那么这不测之事就不单单是危险而已。”

我好奇地听着。“*Casu*，”我说，“不也可能是‘*Culpa*’的意思吗？”

“*Culpa*？”牧师重复道。“由于罪过？——但由于谁的罪过呢？”

于是那老教士阴郁的画像出现在我的灵魂前面，没有多加思索我就喊起来：“为什么不是：*Culpa Patris* 呢？”

和善的牧师几乎吓了一跳。“哎，哎，我年轻的朋友，”他说，并警告性地伸出一个手指头指着我。“你是说由于父亲的罪过？——尽管他的神情忧郁，我们也不要把罪过归于我这位已故的同事。他大概也不会让人家写下他这样事情的。”

① 当时德国的中学一般是九年制。

后面这句话我这年轻人的理解力是领会得了的；但那铭文的原意毕竟依然是个历史的秘密。

在绘画技艺方面，这两幅画像比起那几张紧挨着的旧的教士画像来更为优越，这我一看便明白了，但绘画里手认出那是古代的一个荷兰大师的得力学生所作，当然我是现在才从我朋友的父亲那里获悉的。然而这样一位画家是如何流落到这穷乡僻壤来的，他又从哪里来的，他叫什么，关于这一切，他对我也无可奉告，这两张画像上既没有署画家姓名，也没有标上画家记号。

好几年过去了。在我上大学期间，和善的牧师死了，我的老同学这期间在别的地方谋得了牧师的职位，他母亲跟他住在一起，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去那个村子了。——当我自己已经回到本城居住的时候，我为一个亲戚的儿子在善良的市民家里找了一个学生寄宿处。我怀念着自己的青年时代，在一个艳阳天的下午去街上徜徉，走到市场一角时，一幢山墙很高的旧房屋的门楣上，两行用低地德语写的铭文映入眼帘，把它改成高地德语^①就是：

人生在世，

过路烟云。

这两句话对于少年人的眼睛大概是不明显的；因为在我的中小学年代，尽管我常常去住在该地的面包师那里取热腾腾的白面包，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它们。我几乎不由自主地走进屋子

① 在德语中，有所谓“低地德语”和“高地德语”之分，前者流行于北德地带，一般是方言土语；后者流行于南德地带，系标准德语，犹如我国的“普通话”概念。

里去，事实上这里可以找到我表弟的宿舍。和蔼的面包师傅对我说，他们从姨妈手上继承了这座房子和面包铺，姨妈的卧室已经空了许多年了，很久以来他们就想找一个年轻的房客来住。

他引我上了楼，我们走进一间相当低矮的、布置得古色古香的房间，它的小玻璃窗子对着广阔的市场。面包师傅说，从前门口有两棵古老的菩提树；但是他让人把它们砍掉了，因为它们严重影响了房屋里的光线，而且把远处的美丽景色也给遮住了。

不久各方面的条件我们都讲妥了；但接着，当我们还想商谈一下房间的适合于现在的设备时，我瞥见了一幅挂在一个柜子阴影中的油画，它突然吸引住了我的全部注意力。画幅还仍然完好无损。画像是一个年龄较大、目光严肃而柔和的男子，身穿一身黑衣服，很像十七世纪中叶上流社会中那些主要从事政务和学术而不是从事军事活动的人的穿着。

这位老绅士的头尽管这样美好而动人，画得这样出色，此刻却不是引起我的这种激动之所在；但画家在他的怀抱里放了一个苍白的男孩，他的松软的小手里握着一朵洁白的睡莲；——这个男孩我早就看见过了嘛。这幅画里他大概也是死的，他的眼睛已经紧紧闭上了。

“这幅画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终于发问道，因为我突然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面包师傅的讲解戛然而止。

他惊讶地望着我。“这幅旧画？这是我姨母留下来的，”他答道：“这是她的曾叔父画的，他是一位画家，一百多年以前在这儿住过。此地还有他别的什物呢。”

他讲这番话的时候，指着一只橡木制作的盒子，箱子上刻着各种各样的极为精致的几何图形。

在我把箱子从柜子上端下来时，箱子弹开了，里面暴露在我眼前的东西中有几页旧得发黄的纸张，写得十分古老的文字。

“我可以看看这几页字吗？”我问道。

“要是您高兴的话，”师傅回答说，“您可以把它们全都带回家去；这是很旧的文书，没有什么用处了。”

但我请求并且也得到允许，当场看一看这些没有用处的文书；当我面对着那幅旧画坐到一张高大齐耳的靠椅上去的时候，师傅离开了房间，虽然还是诧异不已，但仍然留下友好的诺言，说他妻子不久就会端一杯好咖啡来款待我。

但我看起文书来了，看着看着，不久就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 * *

于是，我^①又回到了我的家乡荷尔施滕；那是公元一六六一年耶稣复活节后的第四个星期日！——我的画具和别的行李都留在城里，现在我心情欢快地沿着那条穿越从海边上升到陆地的山毛榉森林的大道，徒步行走。时不时有几只林中小鸟从我面前掠过，站在车辙的深沟里，享受着饮水解渴的惬意；因为下了一个通宵的毛毛细雨，直到早晨仍下个不停，所以太阳没有照到林中的阴影。

树林稀疏的地方，传来画眉响亮的鸣啭声，它在我心中激起回响。由于我在阿姆斯特丹^②逗留的最后几年，我的可贵的师傅凡·得尔·赫尔斯特^③替我订了几件工作，所以我一切花钱的操心都一笔勾销了；我口袋里揣着一张汉堡银行的支票，加上我穿得仪表堂堂；我的头发落在有着细软的灰鼠皮毛的外套上，腰间佩着一柄吕蒂^④的剑。

① 上面的“我”是作者；这里开始的“我”是故事的主人公。小说采用的是“框形结构”，以下至 68 页是故事的始末；其间 48 页末九行是作者的话。

② 荷兰首都。

③ 十七世纪荷兰画家。

④ 比利时名城。

可是我的思想却跑在前面；我总是看见我那恩深似海的保护人盖哈杜斯先生如何在他的房门口跟我握手，并亲切地祝愿说：“进来吧，我的约翰内斯，上帝赐福给你。”

他曾经和我亲爱的、可惜死得太早的父亲在耶那^①学习法律，随后又发愤攻读艺术和科学，所以在已故的弗里德里希公爵在为建立一所州立大学的崇高的、虽因战事而未能成功的努力中，他是公爵的一个有识见的、热心的谋士。他虽是贵族，但却始终忠诚于我亲爱的父亲，在我父亲死后，他仍然在我的青年时代收养了我这个孤儿，照顾得比人家所希望的还要周到，不仅增加了我的经济手段，而且通过他在贵族中的熟人关系，促使尊敬的凡·得尔·赫尔斯特接收我为学生。

我相信这位可敬的人一定在自己的府邸中安然无恙，为此，我对全能的上帝真不知怎么感谢才好；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国外钻研艺术，在国内到处笼罩着战争^②的恐怖；而那些开来支援国王抵抗好战的瑞典人的军队几乎比敌人还可恶，甚至许多上帝的仆人^③也惨遭他们的杀害。现在，虽然由于瑞典的卡洛鲁斯^④突然归天而实现了和平，但是战争留下的残酷痕迹遍地皆是；好些儿时人们用甜牛奶款待过我的农舍和平民家屋，现在在我清晨散步时看到它们被毁而倒在路旁，昔日在此时长着的绿油油黑麦苗的田野，现在却是一片荒芜。

不过这些现象今天已不使我十分难受了，我只有一个意愿：如何用我的艺术向这位高贵的绅耆证明，他没有把财物和恩惠

① 耶那(Jena)，德国文化名城，在德国莱比锡附近。耶那大学创办于十六世纪。

② 指十七世纪中叶丹麦与瑞典的战争。

③ 即牧师。

④ 指瑞典国王卡尔十世，他卒于1660年。

花费在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身上；我也没有去想那些流浪汉和自战争以来仍在森林中为非作歹的无赖。我所思虑的倒是一件别的事，即是对于吴尔夫公子的想法。他对我从来没有好过，甚至把他高贵的父亲对待我的那种慷慨好义之举，看作是我对他本人的一种偷盗；我亲爱的父亲死后，我常常在庄上度暑假，他有好几回使我在这些美好的日子里困恼、扫兴。他如今是否还耽在他父亲的家里，我不得而知，只风闻在缔结和约^①之前，他同瑞典军官在花天酒地中交往，这与正直的荷尔施滕人的那种忠诚是格格不入的。

在我思忖着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走出了山毛榉林带而拐进离府邸不远的枞树林中的直路了。树脂的香气弥漫在我周围，引起我美好的回忆；但不久我就走出了树荫，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下；道路两旁均为草坪，各以榛树为篱。没有多久，我就走在通向主人邸宅的、两行高大橡树之间的林荫道了。

我不知道，一种什么样的不安的感情突然向我袭来，当时我想不出任何原因；因为周围除了阳光还是阳光，天空传来一阵十分亲切的、令人鼓舞的云雀的歌唱。瞧，庄园管事用以养蜂的场院上，那棵老梨树还在呢，它的嫩叶在蓝空中窃窃私语。

“你好啊！”我轻轻地说，但在说这句话时并没有想到那棵树，却想到那个天仙般动人的女子，像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那样，她身上融汇着我一生中的全部幸福和痛苦以及针扎似的悔恨。她是高贵的盖哈杜斯先生的小女，吴尔夫公子唯一的妹妹。

却说我亲爱的父亲死后不久，我第一次在这里度完整个假期；这时她是个九岁的小姑娘，快活地摆动着两条褐色的发辫；我比她稍大几岁。一天早晨我从门房出来，那位住在入口处的上

^① 十七世纪丹麦与瑞典的战争于1660年因瑞典国王卡尔十世的死亡而告结束。